

1946年中国火速收复南海诸岛



毛泽东接见林遵(前排左二)。

近日,南海局势风诡云谲。各方势力都想窃取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由此引发世人对南海现状担忧。多国都称自己对南海争议区拥有主权,但殊不知,由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早就郑重宣告归还中国在南海的失地。而在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后,南海诸岛也随即列入了国民政府的接收日程。

迟到的收复

1945年12月8日,光复后的中国台湾气象局派员乘机动帆船“成田”号从高雄出发,巡视南海诸岛。12月12日,“成田”号到达林岛(即接收后的永兴岛),随后遍历各岛,于1946年1月20日返回

高雄。

台湾气象局的巡视报告甫一发布,就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国民政府行政院随即决定将南海诸岛划归广东省管辖,并命令中央各部商讨收复和进驻西沙、南沙群岛的计划。

但是,中国海军力量在抗战中全军覆没,根本无法派出舰队前往南海。

而此时的南海,又在暗潮涌动,南京方面获取的消息说,“二战”后重新占据越南的法国正企图捷足先登,再次抢占。

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第二署海事处承办了接收南海诸岛的筹备工作,由上校科长姚汝钰主持,参谋程达龙、李秉成和张君然等负责

办理。

张君然后来回忆说,法国等国家图谋南海的计划和行动也为接收南海诸岛的筹备工作增加了紧张气氛。“我们的计划既要缜密,行动更须迅速。”

1945年,美国把271艘各类舰只拨让给中国。1946年7月,第一批8艘军舰到达中国,其中两艘最大的是护航驱逐舰“太平”号和“太康”号。

装备最新的“太平”号在稍做休整后,即作为旗舰,率领“中业”“永兴”“中建”等3艘军舰筹建接收南海的“前进”舰队。林遵为舰队指挥官,姚汝钰为副指挥官,上尉林焕章和张君然为参谋,另为争取时间计,由林遵偕林焕章率“太平”、“中业”两舰进驻南沙群岛。姚汝钰、张君然率“永兴”、“中建”两舰进驻西沙群岛,分头执行任务。

依照海军总部事先拟定的进驻目标和人员装备计划,进驻西沙和南沙后,要在主岛上都做如下设置:驻守海军陆战队一个独立排,直属海军总司令部指挥。同时,考虑到南海诸岛远离大

陆,“一应生活用品,无不妥为准备。还定每半年补充供给品一次。驻岛人员每年轮换一次,驻岛期间支领三倍薪金,以示优待。”

1946年11月29日晚,“太平”、“中业”、“永兴”、“中建”等舰从上海出港,随即编队南下。

“卫我南疆”

从上海出发后,“前进”舰队经行台湾海外和香港南侧海域,于11月1日晚抵达伶仃洋,连夜进入珠江口,午夜,舰队在虎门抛锚。广东省政府委派肖次尹任西沙群岛接收专员,麦蕴瑜为南沙群岛接收专员。

在广州逗留几天后,舰队接着南下:先到榆林港,稍作停留后深入南海。

在榆林港,“前进”舰队还雇佣了40名熟悉西沙、南沙各岛情况的渔民随舰出发。11月正是南海东北季风强劲时,12日和18日,舰队的两次出航都因天气恶劣而中途折返;11月23日,“永兴”“中建”两舰抢在风浪稍减的间隙先行出航,并于次

日凌晨顺利抵达西沙主岛,在礁环外1海里处抛锚。

由于整个行动计划都在严格保密下进行,张君然等率战斗小组乘艇登陆,未见岛上有人,自然也无任何抵抗,但岛上的原有建筑都已破坏殆尽。进驻工作快速进行,“登陆、抢卸物资,首先搭建活动营房,抢修损坏的房屋,构筑工事,修建炮位……经过五昼夜苦斗,官兵生活设施安排就绪,电台架通,专业考察工作次第完成。”

张君然等人把西沙主岛用“永兴”舰的名字命名为“永兴岛”,同时把西沙另一座岛屿命名为“中建岛”。29日上午,“永兴”舰和“中建”舰派出仪仗队,会同广东省政府的接收专员肖次尹和驻岛人员,鸣炮升旗,为收复西沙群岛所竖的主权碑揭幕,纪念碑用水泥制成,正面刻“卫我南疆”,背面刻“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仪式完毕,舰队又巡航其他各岛,并于次日下午返抵榆林港。

12月9日,林遵、林焕章率“太平”“中业”两舰,再次从榆林港出航,驶向南沙群岛,于12日上午到达太平岛。随即组织登陆、抢卸物资,进行接收和考察工作,最后竖立纪念碑。任务完成,舰队于17

日返航。

未竟的建设

1947年元旦,“太平”号、“永兴”号停泊在广州白鹅潭江面,举行了收复南沙、西沙群岛记者招待会。接收南海的消息发布之后,迅速引发了一场关注南海的热潮。1947年6月11日至15日,西、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在广州文献馆举办,公开展出各种实物、标本、照片、图表以及历史文物等珍贵资料,参观者超过30万人次。

1947年2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陆幼刚等34人联名提议加紧建设西、南沙群岛,以固国防,1947年5月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胡木兰等36人又倡议中央着手建设西、南沙群岛,力保主权。这些卓有远见的建议均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未见诸行动,使得这片辽阔的海域多年鲜见有组织地经营。1947年以后留兵于太平等岛屿,意在戍守海疆,由于海军力量的过分单薄,也未能将南沙海域牢牢地加以控制。

1947年,张君然拟了一份管理和开发西沙群岛的意见书,建议修建各岛的港湾码头,发展各岛海上交通,开发磷矿和水产资源,加强气象和航标工作,在当时却没有条件一一付诸实施。

(摘自《新闻信息报》1376期)B①

